

專文十五：評析

評析人：王志弘（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教授）

日期：2015/11/30

藝術與環境永續性：過剩和融會的張力

文化創意與永續發展，是當前極具正當性的兩種政策論述，兩者合流以取得綜效，事屬當然。氣候劇變、全球暖化、環境劣化的災難逼臨，所有人類活動皆須有所調整以邁向永續發展架構，藝術領域自不例外。Julie's Bicycle 與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rts Councils and Culture Agencies (IFACCA) 合作的研究報告 *The Arts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: An International Overview*，便嘗試評估各國文化部會與藝文補助機構對環境永續性的考慮，及其在藝術界的體現。這份報告主要以縮減生態足跡及碳排放為衡量標準，企盼提升藝術界的環境意識。但在這個政策規約基礎上，我們還可以將眼光放得更遠些。

環境永續導向的藝術創作，或許可以大分為兩個層面。首先，就環境永續理念的傳遞而言，藝術創作可能懷抱生態保育意識，激發觀眾反思問題重重的人與環境關係，進而探索自然與人類協調共生的可能。其次，就降低創作歷程的環境衝擊而言，創作者可能採用在地自然素材或回收再利用的媒材、創作過程減少耗用能源、避免破壞環境、運用綠建築和再生能源、使用舊建築基地或既成環境等。

這兩種層面當然可以並存，經常同時展現於新興的「生態藝術」(eco-art) 中。生態藝術替環境藝術、大地藝術或地景藝術等，與自然環境有密切關係的藝術創作方式，增添了更加鮮明的生態關懷。生態藝術也常搭配晚近盛行的行動藝術、藝術介入社會，或新類型公共藝術實踐等倡議和實驗，將藝術觀念與形式轉化為具有變革企圖的社會行動。藝術家盧銘世和「綠手指團隊」在嘉義的種樹和生態池計畫（林育賢曾拍成紀錄片《種樹的男人》）、呂沐苙在南台灣各地推展的

「蓋亞計劃」，以及周靈芝在台北市寶藏巖的生態農園實驗，都是相關事例。周靈芝更於2012年發表《生態永續的藝術想像和實踐》（南方家園出版）一書，引介英國與台灣案例。各種質疑與諷諭當前環境危機之工業化、資本主義或人類欲望根源的藝術展演，更是所在多有，兼有環境教育的功效。

當然，我們也可以見到，有更多藝術創作可能全然不會顧慮環境議題，遑論納入環境永續性架構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那些可能掛著生態環保的名義，卻不見得符合環境理念和永續實踐的創作。例如，台灣的中小學生不時在美勞、工藝或美術課程中，指派完成以回收再利用的材料製作的作品，藉以標榜「廢物利用」的美德，呼應節能減碳兼展現創意的雙重律令。然而，這些習作耗用的大量寶特瓶、空鐵鋁罐、吸管或其他「廢棄物」，乃至於樹枝等材料，其實並非真是垃圾變創意，而是為了收集材料而刻意購買、消費和採摘的產物。換言之，這類號稱回收利用、節能減碳的創作，反而增加了資源耗用，而其成品也往往在短暫擺飾後淪為真正的廢棄物。

除了反思以環保之名背離生態理念的創作，我們還可以深究藝術的性質與存在條件，如何與環境永續觀念之間有著曖昧、甚至矛盾的關係。簡言之，藝術本質上帶有可能與永續理念有所衝突的**過剩**（surplus）、**過度**（excess）或**超越**（transcend）特質。這裡的過剩、過度或超越，既有物質性的指涉，也有精神性的意涵。藝術源於人類置身世界、經歷存在而有所感懷時的表現慾望；這種慾望的促成與形式，雖取決於特定歷史階段的物質營生條件與社會情況，也是對這些條件的超越和反思。

專業工匠、神職人員、統治階層的存在，是美學表現的社會基礎。他們因為生產剩餘的積聚而得以脫離狩獵耕種等直接營生勞動，成為工藝與美感經驗的製作者、需求者、評價者與收藏者。另一方面，無論是宗教祭儀、政治儀典、或經濟交易的場合，在遵從規矩與秩序以利確保穩定性外，總是潛藏著人類對於更多、更好、更長久的追尋，並體現為藝術與美感活動的超越性，時而與既有秩序規矩

產生衝突，成為挑釁、逾越、前衛實驗的泉源。

時至今日，藝術創作和美感活動已經是相對自主的專業場域，立足於龐大生產力所支撐的物質豐裕，也日益同資本主義商品化的文化轉向或美學設計潮流扣接，成為持續擴大再生產、耗用資源的整合環節。這是藝術創作的物質性過剩與精神性過度。藝術之環境永續性倡議，正是對於藝術創作之過剩與過度的警醒：美感的表現慾望是否已成為環境破壞的幫兇？

就此，相較於過剩和過度，環境主義理念或許會強調藝術的自我節制和融會。所謂「融會」，是指藝術美感創造必須與實際生活所需緊密結合，以免浪費。換言之，與其在既有生活常軌和器物外，另行製作宣稱為藝術的冗餘產品，不如提升建築景觀、街道家具、日常物件的美學品質，將藝術融會於生活中。這正是現代工業設計、空間設計、平面設計的專擅之道。

那麼，藝術的環境永續性意識，就意味了將藝術創作轉化為規劃設計，並以實務應用來取代藝術的非現實追尋？其實不然。如前所述，在持續擴大再生產的資本主義商品化趨勢下，即使號稱實用的設計，也可能只是服膺利潤邏輯的假性需求，依然遵循著過剩與過度的邏輯。再者，藝術表現內蘊的精神超越性、甚至逾越性，可能才是激勵我們以創新視野面對環境危機的啟發源泉，因而不能以保守節制之名而予以抑止。

總之，藝術的環境永續性倡議提醒我們，藝術創作須面對當前人類的嚴肅課題，在重建人類與自然的合宜關係上，深切省思並發揮創意。再者，這類倡議也引領我們再度思考，藝術美感與人類處境之間，經由過剩、過度、超越、節制與融會的折衝，所可能開創的迸發性關係。